

續
後
漢
書

二









書 漢 後 續

(二)

撰 經 郝

續後漢書卷第二

帝紀第二

義例曰。末帝繼昭烈在位四十餘年。爲魏所滅。降封安樂公。而終于晉。諡曰思。陳壽三國志稱昭烈爲先主。故稱帝爲後主。通鑑稱漢主。目錄稱安樂思公。晉謂孫皓爲後主歸命侯。隋謂陳帝爲後主長城公是也。綱目雖正其統體。更先主爲昭烈皇帝。仍曰後主。則昭烈先主也。有未安者。今正其位號而無諡。劉元海雖諡曰孝懷皇帝。偏霸不可謚正統之帝。故不從。案歐陽修五代史。梁亡而均王無諡。稱末帝。今漢亡而帝亦無諡。故更後主爲末帝云。

末帝

末帝諱禪。字公嗣。母曰甘皇后。建安十二年生于荊州。二十四年昭烈爲漢中王。立爲王太子。及卽皇帝位。立爲皇太子。册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爲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原注。禮記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世子而已。鄭元曰。物。猶事也。可不勉與。三年夏四月。昭烈崩于永安宮。五月。帝卽皇帝位。于成都。年十七。原注。魚豢魏略。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遽遷棄家。屬後奔荊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爲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爲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元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爲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郵。禪乃詣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洗浴送至益州。備乃立以爲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爲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爲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于政。遂糾內外。裴松之曰。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于荊州。後主傳云。初卽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

敗于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于小沛。禪時始生。及奔荊州。能識其父字元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于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按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為太子太傅。尊皇后

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以丞相亮領益州牧。南中四郡皆叛。秋八月遣尙書郎鄧芝修好于吳。孫權遂

絕魏與漢。原注。孫氏始稱吳。與其國也。立皇后張氏。

二年夏。吳使輔義中郎將張溫來聘。復遣鄧芝報之。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秋七月。亮討雍闓。原注音愷。斬之。遂平四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移屯江州。築大城。原注。裴松之曰。今巴郡故城是。留護軍陳到駐永安。夏五月。曹丕卒。子叡立。

原注。凡魏吳二主卒立。與凡特稱。皆書姓名。漢之僭僞。不成其為君也。其君臣皆書卒而無別。略也。

五年春三月。丞相亮出屯漢中。以討魏。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亡。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滅。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定。講案。志注作未靜。宋本作未定。與此合。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洪基。未習師保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

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謹案。志注崇作從。毛本作崇。與此合。菲

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

未舉。而不已殞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恚睢原注。香萃反。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

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

餘萬。董督元戎。襲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

垓下。死于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以不義陵上虐下故也。原注。史記太史公曰。項羽乘勢拔起隴畝之中。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伯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迺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

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授節度。大軍北出。便

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旣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

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旂靡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

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文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

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原注。戰國策。智伯與韓魏圍趙襄子于晉陽。張孟

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爲之次

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出。易姓爲輔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原注。史記。

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

微子數諫紂不聽。乃持其祭器奔周。周公誅武庚。立微子于宋。以續殷後。漢王以魯公禮葬項王于穀城。封項伯等四人皆爲列侯。賜姓劉氏。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獎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誅其元惡。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孟達復以新城來歸。

六年春。魏將司馬懿陷新城。孟達死之。丞相亮伐魏。攻祁山。天水。南安。安定。皆舉郡降。參軍馬謖

原注。所六反。

及魏將張郃戰于街亭。敗績。馬謖伏誅。亮請自貶。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斬魏將王雙。

七年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二郡。復拜丞相。夏五月。孫權稱帝。改元黃龍。遣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詔遣衛尉陳震賀之。權與震盟約。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梁屬漢。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冬。亮徙府營于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

八年秋。魏將曹真等入寇。丞相亮次于城固。赤阪。魏師還。丞相司馬魏延敗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爲甘陵王。梁王理爲安平王。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圍祁山。三月。亮敗魏將郭淮于上邽。夏六月。亮擊魏將司馬懿于鹵城。大敗之。殺其將張郃。秋八月。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郡。

十年春。丞相亮休兵于黃沙。

十一年冬丞相亮使諸軍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討之

十二年春二月丞相亮約吳大舉伐魏三月孝獻皇帝崩于山陽夏四月亮進軍渭南魏將司馬懿引兵

拒守亮軍于五丈原分兵屯田秋八月亮薨于軍前軍師魏延作亂丞相長史楊儀擊斬之率諸軍還成

都初大赦原注凡故所未有特爲者以左將軍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爲

尙書令原注非推本之初也總統國事原注凡尙書令季漢政本所在故拜免皆書遣中郎將宗預使吳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有罪廢徙漢嘉郡夏四月以蔣琬爲大將軍錄尙書事費禕爲尙書令

十四年夏四月帝至湍原注裴松之曰湍縣名屬蜀郡音翦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武都氏王符健降徙氏民

四百餘戶于廣都

十五年秋七月皇后張氏崩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爲皇太子子瑤爲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琬出屯漢

中詔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暴秦之亡

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

二年春正月曹叡卒子芳立夏以大將軍琬爲大司馬

三年春越嶲原注音隨蠻夷叛太守張嶷討平之

四年夏大司馬琬徙屯涪。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徙屯涪。

六年冬十月遣前監軍王平督漢中十一月大赦以尙書令費禕爲大將軍錄尙書事。

七年春三月魏曹爽夏侯元等寇漢中鎮北大將軍王平拒興勢圍閏月謹案閏月毛本作閏二月此書在春三月後當是閏三月大將

軍禕擊爽于三嶺魏師敗走夏四月安平王理薨秋九月以大將軍禕領益州刺史侍中董允爲尙書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冬十一月大司馬琬薨謹案蜀志蔣琬卒在九年冬十一月查琬傳亦云至九年薨此書在八年誤十二月尙書令董

允卒尙書呂乂爲尙書令宦者黃皓爲中常侍大將軍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大將軍禕還成都秋大赦以涼州刺史姜維爲衛將軍與大將軍禕並錄尙書事。原注魏略乃自攝國事末帝卽位年已十七卽臨政使諸葛亮南征北伐故亮將出師言末帝當親賢而遠小人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則諫其處事之際當任公道若猶未聽政亮其爲是言哉魏略之語殆不其然

十年春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衛將軍姜維居之于繁縣汶山平康夷反維平之帝數出遊

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不聽。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夏侯霸來奔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伐魏攻雍州不克將軍句安

李韶叛降魏。

十三年冬。衛將軍姜維伐魏。攻西平。不克。

十四年夏。大將軍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尚書令呂乂卒。以陳祗守尚書令。

十五年夏。四月。孫權卒。子亮立。立子琮爲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盜殺大將軍禕。謹案。陳志。爲魏降人郭循所殺。此據綱目書盜。夏。四月。衛將軍姜維伐魏。圍狄道。不克。

十七年春。正月。大赦。夏。六月。衛將軍姜維復出隴西伐魏。秋。七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爲齊王。立丕孫髦。

原注。稱主者。正其號以罪師也。冬。十月。姜維拔狄道。河間。謹案。後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有河關而無河間。此仍陳志之訛。姜維傳俱同。臨洮三縣民居于緜竹繁

縣。維與魏將徐質戰于河間。敗績。盪寇將軍張嶷死之。

十八年夏。衛將軍姜維復率諸軍出狄道伐魏。秋。八月。維及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遂圍狄

道。

十九年春。以姜維爲大將軍。秋。七月。大將軍維伐魏。及魏將鄧艾戰于段谷。敗績。維請自貶。詔以維爲後

將軍。行大將軍事。立子瓚爲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冬。十二月。後將軍維伐魏。出駱谷。次于芒水。大赦。

景耀元年春。後將軍維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史官言景星見。于是大赦改元。宦人黃皓始專政。冬。十月。吳

孫綝。原注。丑林反。廢其主亮爲會稽王。立權次子休。大將軍維徹漢中諸圍。兵退屯漢壽。守漢樂二城。

二年夏六月立子譔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秋八月。尙書令陳祗卒。以董厥爲尙書令。諸葛瞻爲僕射。

三年春正月。魏司馬昭弑其主髦。立燕王曹宇之子奂。秋九月。追諡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四年春三月。追諡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以董厥爲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爲都護衛將軍。共平尙書事。以樊建爲尙書令。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薨。大將軍維伐魏。及魏將鄧艾戰于侯和。敗績。還住沓中。魏謀大舉入寇。維表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

炎興元年春。詔立故丞相亮廟于沔陽。秋八月。魏將鄧艾、鍾會諸葛緒數道入寇。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

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九月。鍾會率諸軍之漢中。使將軍李輔圍王含于漢城。護軍荀愷圍蔣斌于樂城。會徑趨陽安關口。守將傅僉死之。大將軍維逆戰。敗走。與廖化、張翼、董厥合兵守劍閣。

以拒會。冬十月。鄧艾自陰平趨涪。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艾。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于緜竹。敗績。及其子尙皆死之。艾之成都。帝用譙周策。降于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階謹案。原本作階緣。毛本蜀志作階緣。文義較順。今據改。緣作階緣。蜀

士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萬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維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聽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旣震。人鬼歸能。

蕭案·陳志歸能下有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敕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栖畝以俟後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藏疾謹遣私署侍中

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齋印綬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救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

縷陳北地王諶不降死之紹良與艾相遇于雒縣艾即報曰王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真主此

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

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囂馮隴而亡公孫述據蜀而滅原注·後漢書建武六年·隗囂使王元據隴坻·遣使稱臣于公孫述·述以囂爲朔寧王·九年·

囂死·王元立囂子純爲王·明年周察等將純降·建武元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

黃軒侔功前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爲上賓君

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爲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

王者之義乎遣紹良先還帝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敕大將軍維等降又遣

尙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謹案·通典曰·蜀後主炎興元年

·則魏常道鄉公景元四年·歲次癸未·是歲魏滅蜀·至晉武帝太康元年·歲次庚子·凡十八年·戶增九十八萬六千三百

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萬九千八百八十二·則當三國鼎峙之時·天下通計戶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

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三主·斯以勤矣·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艾至城北帝輿櫬自縛詣軍門

艾解縛焚櫬延請相見原注·晉諸公贊·劉禪乘驢車詣艾·不具亡國之禮·承制拜帝爲驃騎將軍諸圍守悉被帝敕降大將軍維

率諸將降于鍾會。艾居帝于故宮。資嚴未發。

二年。謹案。通鑑綱目。炎興元年冬十月。帝出降。漢亡。次年書魏成熙元年。炎興無二年。此稱二年。與綱目不合。考劉封廖化諸傳。仍作成熙元年。益知此書炎興二年者。在郝經亦非定論矣。春正月。艾見

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將軍胡烈等討斬之。太子璿。大將軍維并遇害。帝舉家東遷至雒陽。降封帝爲

安樂縣公。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爲安樂縣公。於呼其進聽朕命。

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爲大。光宅天下。以時雍爲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

上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龍興。宏濟八極。是用應天順

民。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羣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以來。

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思在綏輯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

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爲貴。降心回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

無疆之休。朕嘉與君公長享顯祿。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元牡。苴以白茅。永爲魏藩輔。往

欽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烈。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爲三都尉。封

侯者五十餘人。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並封列侯。晉泰始七年。

帝崩于雒陽。諡曰思公子。恂嗣。原注。陳壽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爲循理之君。惑闇豎則爲昏暗之后。傳曰素絲無常

之古義。體理爲遠。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于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敕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裴松之曰。敕不妄下。

誠爲可稱。至于言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按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沒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譚案。史通曰。陳氏三國志劉後主傳曰。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于稀歸。羣鳥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又曰。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郤正爲祕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得非厚誣諸葛乎。

議曰。太甲克聽伊尹。成王終信周公。故皆爲賢君。末帝奉昭烈之命。令諸葛亮南征北伐。卒信討賊之義。亮沒而繼用蔣費。終亮遺意。維持宗社四十餘年。亦太甲成王之次也。當永安屬續之際。有嗣子不才。君當自取之言。其時豈無宵人哉。苟有疑焉。亮能安乎。其未踰年而改元。國君卽位。樞前必踰年改元。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子之心。不忍有變于中年也。末帝于章武三年夏五月卽位。卽改元爲建興。非制也。陳氏譏之是也。亮薨而卽大赦。至于終惑閣閣。墮隕先志。不死社稷。甘爲降虜。爲可責已。國不置史。注記無官。行事多遺。災異靡書。方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以誅仇討逆爲先務。日不暇給。未可求備也。贊曰。季末中庸。受命彌留。克聽弗違。濟師誅仇。終惑孽寺。遂傾大寶。組頸軍門。竟同軹道。原注。史記。沛子嬰繫頸以組。白馬素車。秦天子璽。降軹道旁。樓桑枯死。杜鵑不來。原注。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時荊州蠻蠻死。其尸泝流而上。至汶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爲相。號曰開明。會巫山壅江。又遭洪水。開明爲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其位禪焉。後惠陵草深。鬱有遺哀。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劍門猶險。巴寶勿歎。原注。晉書。巴寶人李特隨流人將入蜀。至劍閣。箕踞歎息。氣數當窮。天啄有漢。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于人。豈非庸才邪。

續後漢書卷第四上

列傳第一上

后妃謹案帝紀及家人傳皆有義例。后妃諸王傳當亦有之。今無。疑闕。

昭烈甘皇后 穆皇后兄懿 懿族弟班

末帝敬哀張皇后 張皇后

昭烈甘皇后沛人也。昭烈領豫州住小沛。納以爲妾。昭烈數喪嫡室。常攝內事。生末帝于荊州。昭烈窘于當陽。長阪棄后及末帝。賴趙雲保護得免。后崩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諡皇思夫人。改葬于蜀。未至而昭烈崩。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飄特遣使者奉迎。曾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原注。公羊傳。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原注。漢書高祖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高后七年。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原注。漢書。和帝永元九年。追尊皇妣梁貴人爲皇太后。冬十月乙酉。改葬恭懷梁皇后于西陵。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原注。後漢書。獻帝興平元

年。追尊謚皇妣為靈懷。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原注。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周氏勞苦。輒與恭等按謚法

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

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懿。少孤。懿父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

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居。昭烈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原注。漢晉春秋云。先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

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羣下勸昭烈聘后。昭烈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何與晉文之于子圉

乎。于是納后為夫人。原注。左氏傳。晉太子圉為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太子圉逃歸。惠公卒。圉立。是為懷公。晉文公至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習鑿齒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

可以無禮。而況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于人。必先從之。將審其國。何有于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偏。而引前失以為譬。非導其君以堯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建安二

十四年。立為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後為皇后。遣使持節丞相

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末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長樂宮。延熙八年。

后崩。合葬惠陵。建興八年。進封懿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薨。以懿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

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弟班。末帝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綿竹侯。謹案。建興八年以下。大典另為一條。據文併歸本傳之末。後仿此。

末帝敬哀張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為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崩。葬南陵。

張皇后。敬哀皇后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

社稷今以貴人爲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禮祀。皇后其敬之哉。炎興二年。隨末帝遷雒陽。原注。漢晉春秋云。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議曰。后妃之德。周室爲盛。太姜。太任。太姒。至于邑姜。原注。太姜。太王妃。太任。王季妃。太姒。文王妃。邑姜。武王妃也。世嗣徽音。自家刑

國。以至于天下。雖堯之明峻德。親九族。舜之烝烝。又觀厥刑于二女。無以尙已。故文王演易。重巽于離。風

自火出。明內齊外。名之曰家人。其繇曰。利女貞。孔子爲之傳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

大義也。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正家而天下定。及其刪詩。以關雎詠歌后妃。推爲正風之始。蓋夫婦人倫之

本。風化之原。聖王所以修身而平天下者。在乎是矣。周室衰微。家道日乖。至秦而母后始與政。外戚始當

國。原注。史記秦昭王立。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其弟魏冉爲政。威震秦國。及漢呂霍。上官。許。趙。丁。傅。王氏。原注。呂氏。上官氏事見昭烈紀。漢書

衍陰殺許后。立其女爲皇后。光薨。顯與諸甥昆弟謀反。伏誅。孝宣許皇后。昌邑許廣漢之女也。宣帝在民間時。廣漢

以女妻之。生元帝。及卽位。立爲皇后。爲霍顯藥殺之。其後封廣漢爲平恩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孝成許皇后。大司馬

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孝成趙皇后。與女弟俱爲僇。既立爲皇后。而弟絕幸。爲昭儀。帝未有繼嗣。凡後宮有子。輒殺

之。平帝立。王莽廢后爲庶人。遂自殺。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哀帝卽位。尊爲皇太后。凡傅氏侯者六人。平帝

立。王莽發其冢。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掘平其冢。周棘其處。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哀帝卽位

尊爲帝太后。兄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侯者凡二人。王莽亦發其冢。更以木棺。孝元王皇后。凡十侯五大司馬。

至莽卒。至竇鄧閻梁。原注。後漢書。章德竇皇后。大司徒融之曾孫也。殺皇太子慶母宋貴人及和帝母梁貴人。和帝

安帝。復臨朝。在位二十年。安思閻皇后。殺皇太子保母李氏。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安帝崩。太后臨朝。以兄顯爲車騎

將軍。定策立北鄉侯懿。北鄉侯薨。顯又徵濟北河間王子。而中黃門孫程等立順帝。誅顯。廢太后。程等皆封侯。號十

九侯。順烈梁皇后。帝崩。立冲帝。太后臨朝。冲帝崩。復立質帝。太后猶臨朝。專朝易主。竊命移國。閹內訂姻

后。兄大將軍冀。弒質帝。立桓帝。而誅李固。宦官多所封寵。而天下大亂。

姪外潰。牀第之間。總爲牆茨。遂無正家之道。無復唐虞三代風化之美矣。其內官之制。依仿秦舊。帝母曰皇太后。祖母曰太皇太后。嫡曰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婕妤、嬪、華、充依、昭儀等號。以備內官。各有品秩焉。原注。漢書。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比列侯。嬪視中二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

孝哀入繼大統。傅太后稱尊號。于是有恭皇太后、恭皇后、帝太太后、皇太太后等皆亂制也。原注。漢書。哀帝卽位。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卽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乃自令王太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爲恭皇太后。丁姬爲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太后。丁后爲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爲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

光武中興。稱號惟皇后、貴人。其後置美人、宮人、采女等。而無爵秩。昭烈志期恢復。不幸而與操遇。用武無所。奔走狼狽。屢棄妻子。晚未得蜀。戰爭方始。祇立一后。內職不備。亦可以觀其志烈也。甘后備嘗險阻。終享大號。宜哉。二張后皆車騎將軍飛之女。不忘佐命之義。締親勳閥。又可見末帝之賢也。羣下勸昭烈納穆后。帝以同族爲疑。法正乃勉以辰嬴。終玷大德。惜哉。

贊曰。帝皇受命代資內德。娠聖承天。自家刑國。不有淑徽。曷正壺範。兩君四后。道隆先漢。

續後漢書卷第四下

列傳第一下

昭烈二王

魯王永 梁王理

末帝太子六王

太子璿

弟璿琮瓚
謹恂虔

魯王永字公壽。昭烈子。末帝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爲魯王。策曰：小子永，受茲青社，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奄有龜蒙，世爲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治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旣信任用事，譖構永於末帝，稍疏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炎興二年，東遷雒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梁王理字奉孝，亦末帝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祇順天命，遵修典秩，建爾於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

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安平王。延熙七年薨，諡曰悼王。子哀王允嗣。十九年薨，子殤王承嗣。二十年薨，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世頽絕，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炎興二年，東遷雒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謹案：目錄此下有末帝太子璿傳，今闕。

安定王瑤，河西王琮，新平王瓚，北地王諶，新興王恂，上黨王虔，皆太子璿之弟也。琮以景耀五年薨，漢亡。諶自殺。見死國傳。瑤等五王從末帝遷雒陽。晉永嘉之亂，祚允絕滅，惟魯王永之孫元奔蜀。李雄封為安樂公，以為末帝嗣。桓溫平李勢，元入于晉，不知其所終。原注：陳志：自太子璿外見瑤、琮、瓚、諶、恂、虔六人。孫盛蜀世譜亦六人。有璿而無處，未知孰是。孫盛曰：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元於成都。

議曰：二帝無曹氏之寡恩，孫氏之內亂，而祚允單寡，生於衰末，卒無有成，寢微寢滅，而璿傷死於亂，嗚呼！天不祚漢，乃至此極乎！

贊曰：六孽分封。原注：漢書：高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薄姬生孝文帝，齊悼惠王肥，趙隱王如意，淮南厲王長，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六王皆庶孽也。河山帶礪。原注：漢書

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磐石之宗，犬牙相制，慶自代來，本支百世。原注：文帝生景帝，自孝武至光武，昭烈至末帝也。中山峩峩，涿

水湯湯，派衍祥啓，復一高光，三起三滅。原注：謂高祖至平帝，光武至獻帝，昭烈至末帝也。二帝七王，緝熙漢道，於戲不忘。

續後漢書卷第五

列傳第二

宗室諸劉

義例曰。竊故諸侯王。自焉以降。皆漢室之胄。為牧伯而不終者也。陳壽以劉虞為魏諸僭。虞以死拒山東之讎。而為公孫瓚所害。何事於魏哉。又以焉。璋為蜀二牧。與先主共為蜀書。皆私意也。焉。璋亦漢賊耳。豈得並與復漢室之帝乎。繇。表漢之牧伯。繇為孫策并滅。表子琮降操。則自漢臣也。而以繇為吳之僭偽。表為魏之僭偽。皆非也。故皆以為宗室而繫之漢云。若劉曄。劉放雖亦帝室之胄。乃佐操不父子篡漢。而終臣於魏。故以為魏臣。絕不為親也。

陳王寵

劉焉

子璋任安

董扶王商

劉虞

劉繇

子基兄岱

劉表

子琦劉先

琮傳翼

王雋

韓嵩

陳王寵。明帝子敬王羨之後也。羨始封廣平。徙封西平。帝崩。遺詔封陳。食淮陽郡。薨。子思王鈞嗣。薨。子懷王竦嗣。無子。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是為頃王。薨。子孝王承嗣。薨。子寵嗣。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悝。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原注。華嶠漢書及宦者傳諸本並作甫。此云酺。未知孰是。酺。音蒲。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帝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它冀幸。酺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原注。華嶠漢書。寵射。其祕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又有三徽三小。三徽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為萬勝之方。

然要在機牙。

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治兵自守國人畏之不敢離叛國

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飢荒陳獨完富鄰郡人多歸之俊傾廩振贍皆得全活有衆十餘萬獻帝

初義兵起寵率衆屯陽夏自稱輔漢大將軍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之術忿恚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

是破敗原注謝承漢書俊字孝遠烏傷人察孝廉補尚書侍郎擢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賂爲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闓陽私行到陳之後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

父母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虜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姬妾多爲丹陵兵烏桓所略及

曹丕篡代自封國已除滅者其餘光武子趙孝王良後博陵王珪原注謹案後漢書趙孝王良光武叔父此冠以光武子與東海恭王強等並列疑誤

東海恭王強後汝陽侯羨沛獻王輔後恭王曜子契東平憲王蒼後頃王端子凱任城孝王尙後新昌侯

子佗明帝子彭城靖王恭後孝王和孫祗梁節王暢後敬王元子彌章帝子河間孝王開後濟南王康子

某原注後漢書稱開不應與祖同諱故闕疑曰某云謹按後漢書濟南王康子贊爲黃巾賊所害子開嗣此以開爲濟南王康子疑誤皆降封崇德侯頗食租賦而重禁錮

不得遷徙仕宦晉泰始初始除漢宗室禁制

謹案目錄此下有劉焉劉虞傳今闕又陳王寵劉焉當有議今亦闕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原注史記年表孝王齊悼惠王肥子將閔也繇祖父本博學號

稱通儒舉賢良方正爲般長卒父輿一名方有雋才終山陽太守伯父寵以經明行修舉孝廉察四行累

遷會稽太守有惠政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父老六七人相率送寵人齎百錢去縣數十里自若耶山谷間

遮寵曰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吏稀到門年老遭值聖化今聞當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選受一大錢故號一錢太守入居九列四登三事以太尉辭位卒於家繇年十九從父遼爲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廉爲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法

譚案·陳志作貪穢不循
通志·循下有法字

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

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迫逐使去於是術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詔加繇爲牧振武將軍衆數萬人譚案今志作衆萬餘人·宋本及通志皆作衆數萬人·與此合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使太史慈拒策慈爲策所擒繇悉衆與策戰大敗策遂入曲阿盡虜繇妻子部曲繇走丹徒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僻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者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袁公路爲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且帝室之胄譚案志

注無此
字

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遂沂江南保豫章駐彭澤使笮原注·杜力反融先往助豫章太守朱皓討

袁術所用譚案·志注作劉表所用

太守諸葛元許子將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名義者也譚案志注作不顧命名義者也·册府無命字·與此合朱文

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爲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

走入山爲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後孫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遣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爲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爲讎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願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籍。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基遭多難。潛處味道。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稀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孫權愛敬之。權爲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爲吳王。遷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基犯顏諫爭。翻以得免。方大暑。權宴飲船樓上。雷雨大作。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不覆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爲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董卓以爲兗州刺史。與袁紹同起兵討卓。青州黃巾大入州界。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不聽。與戰。果爲所殺。

議曰。漢祚剝裂。天枝蠹敝。遺胄遐孤。耽沈飢。原注音委。敝。原注音被。莫能自振。劉虞獨能飭身厲行。忠厚恭儉。

化行幽朔。夙夜憂勤。志存王室。致使董卓畏服。羣雄見推。卻尊號而不受。奉章表以自通。振振哉。漢家賢

宗子。衛武公東平憲王之儔也。

原注。國語。武公年九十五矣。猶嚴戒於國。恭恪于朝。作抑詩自儆。至沒身。謂之釁聖。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光武之子也。好經書。雅有志思。顯宗甚愛重之。

手詔國中傳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

不幸而爲公孫瓚所襲。惜哉。范蔚宗曰。若虞瓚無間。糾人完聚。

稽保燕薊之饒。繕兵昭武。以臨羣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嗚呼。天不佑漢。盜憎主人。其能無間乎。又弱一个焉。劉氏危矣。劉繇當治平之世。足爲賢方伯。素無禦亂應變之才。惡能拒袁術之僭。嬰孫策之鋒哉。折敗以死。於是宗室諸劉盡矣。本根無所庇蔭。天子獨守虛器。操遂弑后。酖子除封國。重禁錮。使無噍類。然後攘取。乃不能殺昭烈。而漢統歸之。終自爲僭僞。豈非天哉。鮮于輔爲虞復讎。迎和附紹。從臾義烈。蹙瓚於死。盡臣子之義矣。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餘之後也。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年十七。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爲南陽太守。過於儉嗇。表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且吾以矯世也。由是知名。與同郡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緒、恭、劉祇、田林爲友。俱被訕議。號爲八顧。又與汝南陳翔、范滂、魯國孔昱、渤海苑康、山陽檀敷、張儉、南陽岑暉爲八及。原注。後漢書。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三君八俊錄。陳翔字子麟。汝南郡陵人。官至御史中丞。海內貴珍。陳子麟。范滂字孟博。汝南細陽人。爲太尉掾。海內譽謬。范孟博。孔昱字世元。終於洛陽令。海內才珍。孔世元。苑康字仲真。渤海重舍人。官至泰山太守。海內彬彬苑仲真。檀敷字文友。山陽瑕丘人。爲豪令。海內通士。檀文友。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官至衛尉。海內忠烈。張

洪節·岑暉字公孝·南陽棘陽人·為太尉掾·
海內珍好岑公孝·其稱表海內所稱劉景升· 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為北軍

中候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原注·王氏譜·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之伯父也 詔書以表為荊州刺史時江南

宗賊大盛原注·宗黨共為賊 又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為亂

表乃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荆越襄陽蔡瑁與其謀畫表謂越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若袁術因

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

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兵興與策乎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

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匹夫之勇不足慮也宗賊率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

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謹案·陳志無使字·後漢書有使字·與此合 施其才用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

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原注·漢官儀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 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

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舅犯之謀也原注·呂氏春秋·時晉文公將與楚人戰于城濮·召舅犯而問·楚衆我寡·奈何而可·舅犯對曰·臣聞繁禮

之君·不足于文·繁戰之君·不足于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舅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舅犯之言而敗楚人于城

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舅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
·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舅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利先百代之利乎· 遂使越遣人誘宗

賊帥至者十五人謹案·陳志作五十五人·後漢書作十五人·此從後書 皆斬之而襲取其衆惟江夏賊張虎陳生擁兵據襄陽城表

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袁術與其

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與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爲流矢所中，死。餘衆退走。及李傕等入長安，表遣使奉貢。傕欲連表爲援，乃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建安元年，天子將還雒陽，表遣兵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千里不絕。及遷都許，表遣使貢獻，復北結袁紹。治中鄧羲諫，表不聽。答羲曰：「內不失職，貢外不背盟主，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羲乃辭疾而退。終表之世，不仕驍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三年，長沙太守南陽張羨性屈彊，表不禮焉。郡人桓階說羨舉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叛表，附曹操。表遣兵攻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攻破懌，盡平三郡。原注：英雄記：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其得江湖間心，然性風強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羨因是懷恨，遂叛表。於是開土益廣，南接五嶺。原注：裴氏廣州記：大庚、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嶺。鄧德明南康記：大庚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廳三也，臨賀萌濟四也。始安越城五也。北據漢川，地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荊州人好亂，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麀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爲效用。萬里肅清，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蒯婁、宋忠等譏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久之，見漢祚陵夷，遂不共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僭擬乘輿焉。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今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

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能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今策名委質，惟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爾。在君爲君，不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以爲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曹操威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陳兵詬嵩，將斬之。嵩不爲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他意，但囚嵩而已。表貌儒雅而中疑忌，皆此類也。六年，昭烈去袁紹來荊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一年冬，曹操征烏桓，昭烈說表襲許，表不從。

原注：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表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己，甚愛之，後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而睦於琦，琦不自寧，嘗與瑁、琮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將亮游觀花園飲宴，因共升高

樓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

重耳居外而安乎。原注：左氏傳：晉獻公嬖驪姬，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夷吾居風，重耳居蒲。及驪姬譖殺申生，重耳出奔狄，在外十九年，而得晉國。是爲文公。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

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爲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琦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

相感，更有託後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甚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

非孝敬之道也。遂退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衆聞而傷焉，遂以琮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

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迎操降。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

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乎？巽對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

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操，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

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操乎？則雖保楚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

足以禦曹操乎？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原注：案獻帝建安十三年八月，蒯越等說劉琮降，范書

至襄陽，琮舉州降，昭烈走夏口。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旣得將軍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若給威兵數

千，徼之於險，出其不意，操可禽也。禽操則威震四海，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

保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聽。操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原注：魏武故事載令曰：楚有江漢

荆州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

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葦萬里之衆，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禮，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

之襄井州。寶融之難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賤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爲諫議大夫。參同軍事。後漢書。劄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劄越光祿勳。劉先尙書令。初表

之結袁紹也。治中從事鄧羲諫。不聽。羲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爲侍中。其餘多至大官。

操後敗於赤壁。昭烈

表琦爲荊州刺史。明年卒。建安初。荊童謠曰。八九年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表爲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表妻死。諸將亦皆淪謝。十三年。表卒。因喪破滅。皆如其數。比表卒。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爲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卽遣馬吏驗視。而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爲貴人。無幾。操平荊州。以涿郡李立爲荊州刺史。崩越。崩通之後也。深中足智。儀狀魁傑。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爲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官。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爲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詔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曹操入荊州。表爲光祿勳。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崩異度耳。建安十九年。臨終與操書。託以門戶。操書報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韓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辟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鄴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爲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諫不從。漸見違忤。及自許還。囚之。曹操入荊州。釋嵩囚。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用之。拜大鴻臚。卒。劉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爲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曹操。時賓客並會。操問先。劉牧如何。郊祀天地。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

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類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操曰羣凶爲誰先曰舉目皆是操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旣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方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己若卽蚩尤智伯復見於今也操默然拜先武陵太守操入荊州以先爲漢尙書尋以爲魏國尙書令卒傳巽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尙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曹丕時爲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荊州目龐統爲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後輔昭烈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尙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楫別有傳王儁字子文汝南人也少爲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陞善曹操爲布衣特愛儁儁亦稱操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操會之會者三萬餘人操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爲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至避地武陵歸儁者百餘家天子都許徵爲尙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強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操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業繼桓文之功今乃釋近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河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卒於武陵年六十四操入荊州自臨江迎喪改葬於江陵

議曰表據荆楚襟帶江漢瞰臨許雒向從昭烈之言勤王蹙操則漢未遽亡也亦優游自喜陰蓄異志乃

謂劉焉在蜀。如子夏之在西河。曾不知己之題旌。夏奠玉璽。有甚於焉。其坐談西伯。亦猶隗囂之在隴也。

原注：左氏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音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杜預注曰：桑林殷天子樂名。旌夏。大旌也。玉璽。郊禩玉爵也。後漢書：隗囂矜己自飾。常以爲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昭烈

託足無所表。幾不容琮琦之亂不取。哭墓而去。當陽長阪之急。棄妻子而不忍棄。荊州之民。嗚呼仁哉。

贊曰：焉殺漢使。墮剝維城。璋尤庸闇。遷奪猶輕。驅除庸蜀。赫我王靈。懿哉幽州。乃心帝室。奔命奉章。隕身

碎壁。氣躔箕尾。天津尙赤。原注：幽州尾箕之次。析木之津。繇亦宗英。才匪戡難。乃啓孫氏。三辰肇判。遂俾昭烈。卒莫完

漢表。有全楚。坐收天命。事會弗衷。得死爲幸。

續後漢書卷第六

列傳第三

漢臣

義例曰。漢室之禍。始於黃巾。中于董卓。終于曹操。歷靈獻二帝而後天下三分。當時將相大臣與一時僭偽。或終于漢。或終于魏。或終于吳。皆故漢臣也。故自皇甫嵩至徐庶乃亡漢臣僚。自諸葛亮至卻正乃恢復臣僚。總爲漢臣云。

皇甫嵩 朱雋 蓋勳

謹案此卷傳文全闕。惟存郝經議一篇。其贊語亦闕。

議曰。嗚呼。國之將亡。必有以兆。亂發於意慮之所不及。東都之季。所以爲亂本者。母后也。外戚也。宦官也。大臣也。及其始禍。乃在一妖賊張角。同日闕起。至數十萬。橫潰天下。雖嵩、雋仗鉞獮薶。原注。上鮮下替。一時豪傑。怙亂植兵。爲背脇疽根。而不可去。卒之孫氏曹氏。據有天下十之八。使昭烈奔走一隅。竟不能完漢。蓋網紀者國之元氣也。母后、外戚、宦官、大臣。更蠹迭壞。國病已成。一旦潰而爲羣盜。聚而爲大盜。債而不復。藥有國君人者。可不戒哉。可不慎哉。嵩、雋有大將之略。昧匡時之幾。遂爲桀逆所制。不能以功名終。勳西州義士。烈望高出一時。奮辭抗議。爲卓所憚。不能靖難。銜憤而死。棟折榱崩。自是而漢亡矣。

續後漢書卷第七

列傳第四

漢臣

何進弟苗

鄭泰

何容

种劭

王允

王宏
趙戩

士孫瑞

謹案何進、鄭泰、何容三傳闕。

种劭字申甫，拂之子也。祖暹，延熹初爲司徒。大著名節。父拂，初平元年代荀爽爲司空。李傕、郭汜陷長安，百官多避兵，拂揮劍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劭早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車。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脇劭，劭怒，稱詔大呼呵之，軍士皆披，遂前斥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及進敗，獻帝卽位，拜劭侍中。卓旣擅權，而惡劭強力，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人以身殉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傕、汜，以報其仇。戰於長平觀，下軍敗，死之。

議曰。戚宦並爲亂本。耦傷漢室久矣。一旦更相屠并。必兩斃而後已。理勢然也。故竇武何進倚母后。恃元舅握兵柄。操大權。總攬豪傑。登庸名士。欲蕪除闞穢。卒之身死而族滅。以亂除亂。神明不與也。進復懷諫遠衆。卒召外寇。疣潰身殫。遂淪鼎命。悲夫。鄭泰之止進。召卓不用而去。可謂見機而作也。及與何容發山東之謀。祇爲亂階。亦猶進之召卓也。容卒以憂死。泰可謂幸而免矣。國之將亡。始如膏肓之疾。動之死地。雖雷扁和秦。原注。雷公。扁鵲。醫和。秦越人。莫能善其術也。种劭父子死國。烈氣凜凜。爲不死矣。

謹案目錄王允傳附王宏。士孫瑞。趙戩。今止存趙戩一篇。其王允。王宏。士孫瑞傳文俱闕。

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尙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將殺之。衆爲悚慄。而戩自若。卓悔。謝釋之。旣收葬允。三輔大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辟爲掾。後爲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初昭烈襲蜀。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則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關。羽忠義張飛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爲不濟。卒如幹言。原注。蔚宗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不以猜忤爲之釐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間不爲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議曰。嘗觀燕將之射虎。逡巡辟易。怒則鞭馬而去。視其便利。以矢殪之。王允之圖卓。射虎之術也。方其咆

嗜肉人不置。則縱令足厭。一旦置之机上。若刳羊豕。然宮闈不駭。而清大慙。可與語權矣。故議者謂推卓
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間不爲狙詐。然昧夫泰定包荒之義。原注·泰·九遂成屯難大貞之凶。原注
九五·曰使催汜犯順。躋火未冷。又生數十百卓。身死而不能衛君。向之權盡爲今之迂矣。士孫歸功不
大貞凶·侯有勞謙之吉。原注·謙·九三保身之智。卒爲亂兵所殺。崑山之烈。玉石俱焚。吁。可畏哉。
勞謙君子有終吉贊曰。進本屠割。馮藉椒掖。智小謀大。身夷族赤。自我致寇。死有餘責。公業諸賢。匡時濟難。龍蛇闕起。漫爲
與歎。奔命脫死。亟走解散。允篤智計。漢火復然。躋炷未滅。頸刃遽連。明哲保身。士孫獨賢。終亦不免。衆果
勝天。

續後漢書卷第八

列傳第五

漢臣

董卓李催 郭汜 楊奉 韓暹 樊稠 張濟 李樂 胡才

韓遂馬騰 閻行 成公英

張楊董承

呂布張邈 遼弟超 陳宮 高順 陳珪

謹案董卓傳闕

韓遂字文約。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為督軍從事。遣遂奉計詣京師。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請與相見。遂說進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及北宮伯玉等反。劫章。遂為謀主。遂因殺伯玉及章。與馬騰合。馬騰者。字壽成。右扶風茂陵人。伏波將軍援之後也。其父謹案。後漢書注。父平。蜀志注。字子碩。嘗為天水蘭干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娶羌女。生騰。騰少貧。嘗從鄆山斫材木。負販自給。騰身長八尺餘。軀幹洪壯。面鼻雄異。而性仁厚。人多敬愛之。涼州募民有勇力者。謹案。陳志馬超傳注。王國等及氏羌反叛。州郡募發民有勇力者。騰應募。耿鄙見而異之。署為軍事典領部曲。討賊有功。遷軍司馬。拜偏將軍。及與遂合。勇常冠軍。遂騰之敗於長平觀。而走涼州也。遂還金城。騰屯汧隴間。時西州少穀。騰表言軍人乏食。求就穀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池陽將王承等恐騰為害。乃攻騰營。騰適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復東。與韓遂結為異姓兄弟。甚相親厚。後以部曲相侵入。

更爲讐敵。騰攻遂，遂走。合衆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釋。下隴戰關中。建安七年，曹操欲圖呂布，恐袁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瑞和解之。繇移書遂，騰爲陳禍福，騰遂各釋兵。遣子入侍，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袁尙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連和遂、騰、陰許之。繇乃使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寇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強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事定奉辭責罪，將軍爲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爲福。今曹氏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惟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與繇會擊援，大破之。操乃徵騰入屯槐里，轉拜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騰進賢待士，矜救民命，撫存瘡痍。三輔安之。曹操將伐荊州，復使張既說騰，令釋部曲入宿衛。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既恐其爲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操表騰爲衛尉，以超爲偏將軍，領騰營。又拜超弟休爲奉車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徙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十六年，曹操遣夏侯淵會鍾繇討張魯。關中諸將疑爲襲己，超與韓遂等十部皆反。東扼潼關，據有關中。曹操親征，以譎計間超、遂，使相疑，因擊遂等。大

破之。操軍還誅騰、夷三族。超復與遂破隴上諸郡。超敗，奔漢中。復出，遂復與之圍祁山。超復敗走。夏侯淵追遂至於略陽，攻燒長離羌屯。遂救長離，淵邀擊，大破之。遂以餘衆還歸金城。建安二十年，曹操征張魯至河池，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遂，送首於操。遂自靈帝末始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初隴西人宋建在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置百官，亦三十餘年。曹操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成。公英者，金城人，中平末，隨韓遂謀議軍事。建安中，遂自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惟英獨從。其壻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克。遂歎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舉事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自棄巢窟而依人乎？」遂曰：「吾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耳。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有可爲也。」遂從其言。時衆尙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胡，羌胡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操。操見之甚喜，以爲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過前，操命射之。三發皆中，應弦而斃。操抵掌笑曰：「韓文約可爲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下馬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主人在，實不來也。遂流涕哽噎。操嘉其忠，益親敬之。魏黃初時，河西復亂，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閻行者，金城人，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爲韓遂裨將。建安初，遂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以勇稱。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撾超，幾殺之。十四年，遂使詣曹操，操厚遇之，表拜犍爲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遂，達

操旨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今當共匡輔國朝。行因謂遂曰。將軍興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有所附。是以前在鄴。自啓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遂曰。且可復觀望。數歲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遂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反。舉遂爲都督。及遂還。超謂遂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爲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爲子。行諫遂。不欲令與超合。遂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及曹操與遂交馬語。行在其後。操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遂還金城。操聞行前意。故但誅遂子孫。在京師者。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爲。使人笑來。吾前後與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爲人養老也。遂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納之。操果疑行。會遂使行別領西平郡。乃勒其部曲攻遂。不勝。將家人東奔操。操表封列侯。

謹案目錄。此下有張楊傳。今闕。止存附傳董承一篇。

董承靈帝母永樂太后之姪。獻帝之舅也。既召曹操遷於許。以承爲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帝不勝操專僞。置密詔衣帶中付承。令與昭烈結天下義士共誅操。未發。操遣昭烈東征袁術。承更與偏將軍王服謀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傕數萬人。顧足下與吾同否。昔呂不韋

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猶是也。

原注·史記秦子楚爲質于趙·呂不韋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不韋

入秦·說華陽夫人立子楚·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始皇立·遷不韋于蜀·餓餓而死·

服惶懼不敢當。且曰：兵少耳。承曰：舉事訖得操成兵，顧豈少耶？

今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吾腹心辦事者，遂與服及輯、碩決計事。覺承等皆爲操所誅，夷三族。

謹案目錄，此下有呂布傳，今闕。

議曰：卓爲羿莽而姦計不足，其暴戾淫虐過之，是以遽起而遽滅，適足以貽禍而資羣盜。遂使兇孽蠶

刺天，肆獠賈怒，鷗奪豨呀，劫質天子，囚戮公卿，折并頓擲，溢耗漢家，神靈澌熄，銷沒而後各就誅夷。自昔

國亡驅除之際，未有若斯之亂且酷也。韓遂馬騰跳跟河右，竄起始亂，聚散不常，梗踣關輔三十餘年，軼

勝廣矣。

原注·漢書·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二世元年·發閩左戍漁陽·勝廣皆爲屯長·行至蕲大澤鄉·與其徒屬殺將尉·祖右稱大楚·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入據陳勝·乃立爲王·唐爲假王·張

楊有奉迎之功，據河山之郡，而無雄才，卒墮匹夫之手，智不足稱也。董承無何進之力，又無王允之術，幾

事不密，反爲操所圖，遂使昭烈去而不復，王室無所依賴，操乃窮兇極狠，仇怨天子，蜚血禁籟，躡齒宮闈，

怒而不置。詩曰：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承之謂也。呂布翻覆虜猛而不知義，至于禽戮，乞解縛自效，豈天也

哉？昭烈當屯難之際，屈身于布，以貴下賤，及其禽布，健決誅之，奮其乾剛，盡龍德飛潛之義矣。

贊曰：召戎啓釁，運極厄會，視塞風鬻，虎躍鯨沛，逆鉄淬日，兇鋒掃宇，翻覆宗社，廢立君主，血鱗咸京，金盈

鄴塢，巖巖公師，烈烈尙父，雖伏天誅，竟委皇綱，梟捩蠶團，紛紜寇場，乾坤榛蕪，王猷允亡，楊雖有功，承實

不智。遂敢首禍。布弗知義。共爲妖孽。穢我神器。

續後漢書卷第九

列傳第六

漢臣

袁紹字譚

熙 尙 祖授

從兄遺 田豐

外甥高幹 逢紀

李孚 王修

袁術

袁紹上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自司徒安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紹司徒湯之孫司空逢之庶孽也出後伯父五官中郎將成原注後漢書安字邵公祖父良習孟氏易安傳良學舉孝廉除陰平長永平十三年為河南尹遷太僕元和三年拜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為司徒時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言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四年薨子敞字叔平安帝元初二年代劉愷為司空安孫湯字仲河桓帝初為司空累遷司徒太尉湯次子逢字周陽靈帝時為司空逢弟隗字次陽獻帝初太傅為董卓所害魏書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為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衛異母兄也出後成為子英雄記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少為郎弱冠除濮陽長早喪其父及遭母喪去官三年喪畢追感幼孤再服父服凡廬墓六年紹壯健有威容既累世台輔豪傑歸仰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柴穀填接街陌自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與張邈何容伍瓊為奔走友曹操傾慕亦內交焉於是聲望甚盛及徙居雒陽不妄通賓客養名自重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

睥睨權倖不應辟命

原注·英雄記·紹隱居雒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爲奔走之友·不應辟命·裴松之曰·案魏書云·紹·逢之

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況于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

宦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于省中曰·袁本初坐作

聲價不應呼召·好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爲乎·紹叔父太傅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不改行而與時偕·且

破我家·始辟大將軍·何進掾·爲侍御史·遷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爲中軍校尉·原注

後漢書作靈帝崩·少帝卽位·紹使客張津說何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

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爲海內除患·進以爲然·遂與紹謀誅閹宦·及蹇碩·令趙忠圖進·事覺·誅碩·紹說進曰·

碩旣伏誅·不盡滅其黨·必爲後患·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

紹脅進曰·今釁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復爲竇氏矣·進乃白太后·太后不

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黃門常侍聞之·皆詣進謝·惟所錯置·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再三·進不許·轉

紹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紹使雒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從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溫厚虎賁

二百人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陛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殺之·宮中亂·術將虎賁燒南宮·

嘉德殿青瑣門·欲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旣殺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又捕

趙忠等·斬之·原注·山陽公載記·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遂于承明堂上·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乃閉北宮門·勒兵捕諸閹宦·無少長·皆殺之·急追珪

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將兵至·騎都尉泰山鮑信說紹曰·董卓擁制強兵·累拒詔命·今乘亂而入·將

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將兵至·騎都尉泰山鮑信說紹曰·董卓擁制強兵·累拒詔命·今乘亂而入·將

有異志若不早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罷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爲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于春秋未有失德聞于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家大事請出與太傅議卓復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縣節于上東門而奔冀州

原注·英雄記·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

紹棄節·改第一葆爲赤旄·裴松之曰·紹于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諧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爲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倔強爲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哮關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

時卓暴戾·氣凌一時·決計廢立而紹忤之·故致忿罵·紹亦一世之傑·氣自蓋卓·揖

卓既廢帝立陳留王購紹急侍中周秘

原注·陳志·

城門校尉伍

瓊議郎何容等爲卓信待而陰爲紹地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拜紹渤海太守封邲原注·同鄉侯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以渤海起兵與後將軍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原注·英雄記·瑁字元偉·元族子·先爲兖州刺史·甚有威濟北相原注·原北北海相據後漢書改·鮑信等十郡守相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董卓爲名紹與王匡屯河內伷屯

潁川馥屯鄴。邈、岱、瑁、遺、咸屯酸棗。共約盟誓。推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卓聞紹起兵。乃誅其叔父太傅瓌及太僕基。使司隸宣璠收袁氏宗族在京師者。尺口以上皆殺之。

原注·卓別傳·悉埋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

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鄴藏之。既而卓脅遷車駕。西幸長安。卓留據雒陽。焚燒宮室。發掘陵寢。獨長沙太守孫堅與卓戰。

屢破之。紹等皆畏卓。莫敢先進。諸軍十餘萬。列營酸棗。日置酒高會。曹操爲陳計策。不從。引兵與卓將徐榮戰。不利。詣揚州募兵。紹還屯河內。諸軍食盡。衆散。卓遣少府陰修等譬喻諸將。使罷兵。紹等各執其使。殺之。是時豪傑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爲報。州郡蠶起。莫不以袁氏爲名。韓馥見豪傑歸心於紹。忌其得衆。恐將圖己。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遺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方聽紹舉兵。而謀于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爲國。安問袁董。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未晚也。劉岱遺馥書曰。董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但卓死之後。當回師討文節爾。擁強兵。阿凶逆。寧可得置。馥大懼。歸咎于惠。將殺之。從事耿武排閣伏惠上。願并見斬。得不死。作徒被赭衣。掃除。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自是山東州郡互相吞滅。不復謀討卓矣。初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討卓。與諸將西行。不爲民人保障。甫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奔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性好卜筮。信鬼神。入見其人。清談干雲。出觀其政。賞罰淆亂。州遂蕭條。悉爲丘墟。和病卒。紹使臧洪領青州。以撫

之二年。紹與山東諸將議立幽州牧劉虞爲帝。遣使奉章詣虞。虞拒不受。張楊自上黨率衆數千歸紹。紹使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韓馥意益深疑于紹。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會馥將麴義叛。馥與戰而敗。紹因與義相結。紹客逢原注音廳。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強。吾士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辨士爲陳禍福。迫于倉卒。必自遜讓。可因據其位。紹然之。卽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討董卓。而陰謀襲馥。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外甥陳留高幹原注謝承書幹字元才才志安逸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及馥所親潁川辛評荀諝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南來。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不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柰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諝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必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并力取之。危亡可立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謹案後漢書作騎都尉沮授此作治中李歷從魏志也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

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兔將強弩萬張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時紹在朝，歌清水、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浮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將至，從事十人爭棄馥去，獨耿武、閔純杖刀拒之，不能禁，乃止。紹皆殺之。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而實無所領御。引廣平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播遷，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勾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君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猶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于西京，復宗廟于雒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卽表授爲監軍奮武將軍。原注：獻帝傳：授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魏郡審配，原注：先賢行狀：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鉅鹿田豐，原注：先賢行狀：豐字元皓，鉅鹿人。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闡宣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爲別駕。並以

正直不得志于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荀諝皆爲謀主。原注：英雄記。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

諱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爲韓馥所不禮，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兵圍守

馥第，拔刀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搥折兩腳。紹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從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

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爲見圖，無何起至溷，以書刀自殺。公孫瓚大破青州黃巾于東

光，還屯廣宗，威震河朔。時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強大。紹與術亦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周昂

爲豫州刺史，襲取堅陽城，堅還擊昂走之。術遣瓚弟越助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

于紹也。遂出軍屯槃河上，疏數紹罪惡，進兵攻紹。冀州諸城望風響應，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授瓚

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去紹，領渤海兵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爲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改置郡縣守令。

紹乃自出擊瓚，陳于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三萬。謹案：兵三萬與後漢書合。陳志：英雄記俱作二萬。列爲方陳，騎萬匹，分爲左右

兩翼，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爲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精兵八百爲先登

強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陳于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鬪，兵皆精銳。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

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強弩雷發，瓚軍大奔。臨陳斬瓚所置冀

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原注：真人水鏡經。凡

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見瓚已破，不復設備，發鞍息馬，帷帳

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亂矢雨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反逃牆垣間邪。促使強弩競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爲紹。頗稍引卻。會麴義來迎。騎乃散去。紹振旅還鄴。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復出。紹乃與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士卒疲頓。遂以其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于百里。上拜奉朝命。岐住紹營。遺書告瓚。瓚遣使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世祖解紛。乃俱陛見。同輿共出。嫌難既釋。時人美之。原注。後漢書。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寇恂戮之于市。道。稱疾而還。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于是並出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

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紹乃領兵南還。三月上巳。會賓從于薄落津。修禊事以爲樂。原注。韓詩章句。鄭

兩水之上。乘蘭祓除不祥。風俗通。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禳者。潔也。于水上盟。潔也。已者。社也。邪疾已去。祈介社也。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拂除災也。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

毒共覆鄴城。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會于鄴中。坐客皆憂怖失色。紹自若也。原注。獻帝春秋。紹

容貌自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納他賊。載紹家及諸衣冠。身自扞衛。送

至斥丘。紹到遂屯斥丘。以升爲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腸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髡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

賢李·大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雁門烏桓戰于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紹與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而紹軍亦疲憊·遂俱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殺之·而并其衆·初帝之立·非紹意·故欲立劉虞·帝在長安·竟不通問·興平二年·李傕等以紹雄據河朔·威名日盛·乃拜紹爲右將軍·其冬·車駕東還·爲李傕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勤王卹民者·今州城麤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以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潁川郭圖·原注·九州春秋·圖字公則·淳于瓊曰·漢室凌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于事會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之者矣·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將軍其圖之·紹竟不從·以圖等言爲然·原注·陳志·初天子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裴松之曰·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東郡太守臧洪從案獻帝傳·沮授畫迎帝都鄴策而圖沮之·此稱郭圖之計·與傳違也·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東郡太守臧洪從紹請兵救超·紹不與·操拔雍丘殺超·洪絕紹·不與通·紹興兵圍之·城陷·執洪殺之·建安元年·帝至雒陽·曹操迎帝都許·盡收河南地·關中皆附·詔書下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崩城者·原注·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仰天而哭·夏六月·天爲降霜·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而杞梁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而杞梁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每讀其書·謂爲信然·於今·燕汝下也·及與莒戰·梁遂圖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隳·而隅爲之崩·

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破家立事。至乃懷忠獲覈。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詔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沖。親遭厄困。時進旣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翼室。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卽臣渤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勢。扼絕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殉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卽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奸

戈加自始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勢爭戰陳之功者騎數

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

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陛下含宏之施獨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是臣畏

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

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

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雒邑乏祀海內傷心志在憤惋是

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

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闕覲重禮

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原注左氏傳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

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獻款于杜郵也原注史記胡亥遣使者殺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

灑屬之遼東城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遂吞藥自殺秦王免白起太傅日磬位爲師保任配

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爲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讎敵交

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

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原注周官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

取其赤心而外刺。若以臣今行權為覺。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原注。齊桓晉文。皆以諸侯行天子事。故云行權。若以衆不討賊為象以赤心有刺也。

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原注。左氏傳。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臣雖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嚮。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臣雖

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原注。詩

尸鳩在桑。其子七分。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千葛注曰。尸鳩之養其子。且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絕邪詔之論。無令臣結恨三泉。於是以紹為

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為大將軍。紹恥為之下。原注。漢制。太尉位在大將軍上。明帝以東平王蒼為驃騎大將軍。位在太尉上。表辭不受。操懼。讓位於紹。二年春。袁術稱帝于壽春。三月。詔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

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于己。乃欲移天子自近

使說操以許下埤。原注。音婢。涇。雒陽殘破。宜徙都鄆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

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為人禽。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詣操。

云。田豐勸紹襲許。操方圍張繡于穰。引兵還。密謀圖紹。四年春。紹復擊公孫瓚。圍瓚易京。破之。斬瓚。遂并

其衆。拓定幽土。盡有河朔四州之地。志驕氣盈。貢御希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盡。袁為黃。允宜順

天人。稱尊號。原注。獻帝春秋。袁舜後。黃應代赤。故包有此言。舜以土德。王故黃。漢火德。故赤。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皆言包妖妄。宜誅。紹不得

已。殺包以自解。又以初平年號與本初字合。必能克平禍亂。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以審配。逢紀統軍

事。田豐。荀諝。許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帥。欲以攻許。原注。世語。紹步卒五萬。騎千。孫盛評曰。案魏武

謂崔判曰。昨案貴州戶籍。可得三十萬衆。由此推之。

但冀州勝兵已如此。況兼幽并及青州乎。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

沮授諫曰。謹案。志注作沮授田豐同諫。

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庫無積。賦

役方殷。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其勢易若覆手。何必乃爾。授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馮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于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今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非見時。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于持牢。而非見時。知幾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于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崔烈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

袁紹下

五年。昭烈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圖曹操。操懼。乃自將擊昭烈。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不可卒解。舉兵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

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遂疏焉曹操畏紹渡河急擊昭烈破之昭烈奔紹紹于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于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紹乃宣檄州郡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禍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爲世鑒原注·史記·秦二世夢白虎鬪其左驂馬·殺之·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望夷宮·欲祀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甘·增咸陽今閿樂數二世·二世自殺·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于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原注·騰嵩事並見曹操傳·後漢書·左悺·河·南人·爲小黃門·從璜下邳人·爲·常侍·操贊閣遺醜·本無懿德·標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就拜大將軍于幕中因曰幕府·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于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

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

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將賊威柄原注文選法言曰羊

以虎文也李賢引續漢志云虎賁將冠編冠虎文單衣實虎皮言操本羊質而被

文選注獎勸也又曰賊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晉敗秦師于穀秦伯

不出遂霸西戎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原注謝承後漢書操得兗

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原注事見

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于徐方地奪于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

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原注左氏傳圍宋彭城非宋地也于是為宋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振布

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原注謝承後漢書操圍呂布于濮陽為布所破則幕府無德于兗土

之民而有大道于操也後會變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原注禮記各司其局

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室原注志注作王

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原注應劭漢官儀尚書為中臺御史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

所惡滅三族原注五宗高祖及孫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

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

忒不顧憲章原注事見彪本傳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錫原注文選作飾操欲迷

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恭肅而操帥將吏

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謹案宋書廢帝紀曰

魏武帝有發丘中郎摸金校尉

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

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葬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

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于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

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

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

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于是操師震懼晨夜

逋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

原注獻帝春秋操引軍造河託言助紹實圖襲鄴以為瓚援會瓚破滅紹亦覺之以軍退屯守敖倉

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

原注莊子蓬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

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原注戶

伯曰余左執大行之擾而右搏彫虎戰國策范

原注

聘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大行

原注

青州涉濟濕原注

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倚其後

原注

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

以沃燔炭有何不消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自出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

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楊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

吹揚素塵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塌翼。莫所凭恃。雖有忠義之佐。脅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卽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于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謹案。此檄文皆據文選。故與後漢書紹進軍黎陽。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貲財以與之。曰。夫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克伯珪。衆實疲弊。而將驕主怙。軍之破敗。在此行也。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爲羸弱姬。其今之謂乎。紹先遣顏良攻操將劉延于白馬。授又諫紹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操救延。與良戰。斬良。紹渡河。壁延津南。沮授臨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昭烈及文醜挑戰。操又擊破之。斬醜。再戰而禽二將軍。中大震。操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沮授又說紹曰。北軍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軍。南幸于急戰。北利于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

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遂合戰。操軍不利。復還堅壁。紹爲高檣。起土山。射營中。矢下如雨。營中蒙楯而行。操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軍呼爲霹靂車。紹爲地道欲襲操。操輒于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操軍糧盡。疲困。多叛。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于表。以絕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軍。星行掩襲。許拔則奉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遂奔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之。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操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操營固。攻之必不拔。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操大破瓊等。斬之。盡燔其穀。紹軍恟懼。郭圖慙其計。反譖張郃于紹曰。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降。于是紹軍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降操。操盡阮之前後八萬人。沮授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爾。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

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紹。乃誅之。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迂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悲。內忌將發。吾必死矣。紹軍士旣敗。皆拊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于敗也。紹謂逢紀曰。冀州諸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推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見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于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初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尙未可知也。原注。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臣奉閭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己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于所事。慮不在己。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況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女。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審配二子爲操所禽。紹將孟岱言于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以爲然。紹遂以岱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親厚。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紹爲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于色。而性矜憤。自高。短于從善。故至于敗。六年。曹操以紹新敗。欲乘其困。遂定之。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軍不出。操乃還。七年春。操復進軍官渡。紹自軍敗。憤發病。嘔血。夏五月卒。紹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悼念。市巷揮涕。如喪所親。紹後妻劉性酷妒。紹死未殯。盡殺紹寵妾五人。曰。死者有知。當復被寵地下。

乃髡頭墨面。殘毀其形。又盡滅其家。紹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尙字顯甫。譚長而惠。尙少而美。劉氏有寵而愛尙。數稱于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以爲嗣。而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原注。慎子。兔走于街。百人逐之。食人俱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爲未分定故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免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且年鈞以賢。德鈞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誠。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吾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于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譚至青州。其土自河而西。不過平原。譚北排田楷。東破孔融。曜兵海隅。威惠甚著。流民多歸之。寢以富強。其後信用羣小。驕奢淫佚。華彥孔順。姦佞狽險。委以腹心。別駕王修。忠良正直。備員而已。使婦弟領兵。內草竊市井。外剽掠田野。又使兩將募兵。屬縣有賂者免。白籍貧民。竄伏丘墓。放兵捕索。如獵鳥獸。于是聲望大損。境土蕭條。復如始至之日矣。及紹卒。嗣猶未定。逢紀審配以驕縱爲譚所惡。辛評郭圖皆比于譚。而與紀配有隙。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與劉氏謀。矯紹遺命。奉尙爲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出屯黎陽。尙少與之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八年春。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于尙。尙乃留審配等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于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謹案。後漢書與此合。陳志作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尙敗。夜遁還鄴。操追至鄴。收其麥。尙逆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尙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幾不可失也。尙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

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審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尙，戰于門外。譚敗，乃引兵還南皮。王修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尙。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天下。譚不從。譚將劉詢起兵濕陰以叛，譚諸城皆應。譚歎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修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赴譚，妻子爲賊所殺。譚更以統爲樂安太守，尙復自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尙圍之急。譚奔平原，尙軍館陶。譚復出擊尙，尙敗走險。譚追擊之，尙設伏出奇，復大破譚，僵尸十餘里。譚復走保平原，尙復攻之，戰于門外。譚軍復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之來，外則不敵，恐以爲可呼。曹操使擊顯甫，操至必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盡可獲也。若顯甫破敗，其兵散亡，又可斂取以拒操。操遠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則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操爲對矣。』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誰可使圖曰：「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操請救。時操南擊劉表，次於西平，毗見操致譚意，且陳取尙平河朔策，以自結于操。操大悅，乃許。譚平劉表遺譚書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迴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殞，

賢允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于鄴都。揚休烈于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

同盟。莫不景附。何寤青蠅飛于竿旌。無忌游于二壘。原注。無忌。楚讓入費無忌。使股肱分成二體。胷膂絕爲異身。初

聞此問。尙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闕伯實沈之忿已成。原注。左氏傳。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棄親

即仇之計已決。旃旆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

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強于

一世也。未有棄親卽異。兀其根本。而能全于長世者。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苟偃之事。是故春秋

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齊。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原注。公羊傳。紀

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享平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左氏傳。

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伐齊。濟河。病日出。及卒而視不可舍。士匄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舍。荀偃字伯游。宣子。士匄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

惡聲。況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況我族類而不痛

心邪。夫欲立竹帛于當時。全宗祀于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遜順之節。

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于夫人。未若鄭

莊之于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于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捐弃百痾。追攝

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原注。左氏傳。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請京。使居之。段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伐段。段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

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泱泱。遂爲母子如初。史記。舜母死。警履更娶妻生象。象常欲殺舜。舜踐帝位。封象有庫。爲諸侯。今整勒

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尙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

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師。原注。史記蚩尤作亂。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禽殺蚩尤。周公東伐淮

夷。商奄。遷其君蒲姑。皆所以剪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今二君初承

宏業。纂繼前轍。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惟義是務。惟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

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于曲直。仁君度數宏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

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己復禮。當振旅長驅。共

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遵而不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

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原注。戰國策。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滹

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傾其兵。敵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

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尙並不從。曹操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尙聞操渡河。

乃釋平原還鄴。尙將呂曠。高翔。叛歸曹操。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爲子整聘譚女以安

之。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尙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于平原。配獻書于譚曰。配聞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

逆耳。便于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圖危宗廟。剝亂國家。

親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涕以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歔而行叔牙之誅。

原注：左氏傳：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

向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傅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魴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

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衛靈公廢

蒯聵而立輒，蒯聵爲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

原注：公羊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

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

原注：公羊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

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何？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靈公逐蒯聵而立輒，輒之義可以立也。父子猶然，況兄弟乎？昔先

公廢紕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

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卽世之日，我將軍斬衰之廬，而將軍齋于聖室，出入之分，于斯益明，時凶

臣逢紀，妄畫蛇足。

原注：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

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

曲辭諂媚，交亂懿親，我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踵，將軍亦奉命

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強胡，簡命名將，

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爲

雁行，賦爲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昏

齒輔車，不相爲傷。

原注：左氏傳：宮之奇曰：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

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襲閔沈之迹。

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紀綱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突屠城殺吏。交屍盈原。裸民滿野。至于髡鬻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于幽冥。創痍被于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萬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爲禦侮。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加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陳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兵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少垂親親之仁。既以緩追之惠。原注：穀梁傳。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鬪。以干嚴刑。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重怒。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千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敵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伏惟將軍至孝烝烝。發于岐嶷。友于之性。生于自然。卒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于糞土。貴名高于丘嶽。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仇敵。委慈親于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躬布體。以聽斧鑕。

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反旆。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

原注：荀子：絕人以環。譚得書。

城而泣。既劫于郭圖，又以兵鋒累交，遂不納。曹操進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蘇由爲內應，謀泄，與配戰。

城中，敗出奔操。操遂爲土山地道攻之。配亦于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札

謹案：馮札與後漢書陳志作馮禮。

爲內應，開突

門內操兵三百餘人。

原注：墨子備突篇：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望塵。門旁爲囊充塵杖，又置艾寇，卽入下輪而塞之。鼓囊薰之也。

配

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城，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

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尙聞鄴急，將軍萬餘人未

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鉅鹿李孚入城，孚斫問事杖繫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

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當章門，復責怒守

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

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外圍益急，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簡

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孚復將三騎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尙乃依西山來，東至

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應之。配出兵城北，欲與尙對決。圍操逆擊之，敗

還。尙亦破走。依曲漳爲營。操復圍之，未合。尙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尙還走藍口。

謹案：藍口與後漢書陳志作濫口。

操

復進急圍之。尙將馬延等臨陳降。衆大潰。尙奔山中，盡收其輜重，得尙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

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初，譚之去，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操兵入，配在城東南角樓見之，知城必陷，忿辛郭破壞冀州，遣人馳詣鄴獄指殺評家。配乃拒戰城中，操兵生縛配，詣帳下。毗聞配屠評家，逆以馬鞭擊配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且汝今日能生殺我邪？有頃，操見引，謂配曰：「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操曰：「自卿子榮爾。」

謹案：志注作自卿文榮爾。文字訛。

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操復謂曰：「曩者孤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爾。」操曰：「卿忠于袁氏父子，亦不得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意壯烈，終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

原注：樂資山陽公載紀及袁瓌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

戰于門中，既敗，逃于井中，於井獲之。裴松之曰：「配一代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方逃身于井，此之難信，誠爲易了。不知竇璋之徒，竟爲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實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初，冀州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合，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爲降虜，審配爲忠臣，雖死豈羨汝生邪？」臨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也。」見者莫不歎息。操以尙在，乃全尙母妻子，還其財寶。操子丕見熙妻甄氏美，卽納之。高幹以并州降，復爲刺史。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攻尙于中山。尙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敗。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恆人，趨奔之。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李孚自稱冀主簿，求見操，曰：「今城中強弱

相陵人心擾亂。以爲宜令新降爲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操即使孚往入城。告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侵凌。城中乃安。操于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袁譚使王修運糧于樂安。聞譚急。即將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曹操。乞收葬譚屍。操欲觀修意。默然不應。修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操乃許之。

原注。傅子曰。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哭者戮及妻子。于是王

遼遺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自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裴

松之曰。案田疇傳。疇爲袁倫所辟。不被譚命。傅子合而言之。有違事實。以修爲督軍糧。還樂安。譚所部諸城

皆服。惟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修取統首。修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操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以萬數。及破南皮。閱修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操歎曰。士不安有名。辟修司空掾。尙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敵。至別駕代郡韓珩曰。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

原注。先賢行狀。珩字子侃

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弟。

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操聞珩

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于家。高幹聞操討烏桓。復以并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操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十一年春正月。操自將擊幹。幹聞之。留別將守城。走匈奴求救于單于。單于不受。操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雒都尉王剡捕斬之。

原注。典略。上雒都尉王剡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于室。以爲剡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己愛故也。

十二

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尙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于遼東。尙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尙以爲功。乃先置精勇于廩中，然後請尙。熙疑不欲進，尙強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于凍地。尙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謹案陳志作駱曰：後漢書作康曰：與此合。」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操。原注：吳書尙有弟名買，與尙俱走遼東。曹瞞傳云：買，尙兄子。未詳。紹從兄遺字伯業，爲長安令。河間張超薦于太尉朱儁，稱遺有冠世之才，幹時之略。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覩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儁遂辟遺，累遷山陽太守，舉兵討卓。後失官，紹乃用爲揚州刺史。袁術攻之，敗死。曹操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爾。原注：蔚宗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佞剛而不和，愎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

袁術上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之子，紹之從弟也。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歷職內外。累遷河南尹，虎賁中郎將，靈帝崩，與紹共誅宦官，董卓欲廢立，以術爲後將軍。術畏卓，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原注：案獻帝初平元年，袁術據南陽。後漢書：屯魯陽，表不得至荊州。陳志術傳：孫堅殺張咨，術得據南陽。魏武帝紀：此年三月，關東諸將議以靈帝失道，使天已云術屯南陽，蓋術初奔魯陽，此春孫堅取南陽，術乃據之，猶以魯陽爲治所也。

下叛亂。少帝幼弱。爲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欲立爲主。紹與冀州牧韓馥。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于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原注。史記。伍子胥名員。父曰建。子楚平王。殺之。奢爲太傅。并殺奢。及尙。員遂奔吳。事吳。伍奢。兄曰伍尙。費無忌讒太子。王闔廬。導之伐楚。入郢。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遠天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僚。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尙未厭。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脈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爲先。太傅公仁慈測隱。雖知賊卓必爲禍害。以信徇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爲此。非所敢聞。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仇。況非君命乎。樓樓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會虞拒不從。議遂寢。術表孫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使率荊豫之卒。擊破董卓于陽人。袁紹因堅討卓未反。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雲隙遂成。術之得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旣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乃各外交黨。援以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于紹。術怒曰。羣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于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昭烈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爲劉表所逼。引

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于匡亭大敗退保雍丘又走襄邑操追擊連破之乃將其餘衆奔九江初揚州刺史陳溫卒紹遣袁遺領州術攻遺敗走沛國爲亂兵所殺術用下邳陳瑀爲之術敗欲赴壽春瑀拒不納術退保陰陵收兵攻瑀瑀敗走歸下邳原注案陳志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英雄記謂溫卒遺敗而瑀爲之術自領州兼稱徐州伯以張勳橋蕤爲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爲援乃授術左

將軍假節封陽翟侯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日磾憂恚嘔血死術見讖書言

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原注當塗高者魏也術自以術及路皆塗也故自言應其讖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

原注袁濤塗陳公族大夫袁氏其後也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奪之原注吳書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

城南甄官井上且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江表傳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于閣上又大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虞喜志林曰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玉其說乎應氏漢書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永昌二字爲錯未知兩家何者爲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器祕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強謂之偽不亦誣乎陳壽爲破虜傳亦除此說

俱惑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爲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爲璽璽雖以金子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彙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爲難不通其義者爾裴松之曰孫堅于興

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爲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爲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畜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于歸

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于曹陽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

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于諸君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

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殷紂之弊術默然使召張範範辭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徼福于齊桓擬迹于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聞術欲僭號與書諫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原注天官虛次有司非二星主司過失聖王建敢諫之鼓原注鄧析子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

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練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卽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憚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者董卓無道輒擅廢立陵虐王室敢行弑逆禍加太后暴及宏農略烝宮人發掘陵寢焚毀宗廟殘賊忠良劫遷乘輿天子播越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神武外振元惡內斃幼主東顧乃俾保傅奉宣明命使各罷兵修文偃武與之更始而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荆公孫惲然朔北正禮阻兵江濟元德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橐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乃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豈海內所望之意哉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使時無失道亦無由逼取之也今幼主非有惡于天下徒以春秋尙少脅于強臣而欲奪之懼非湯武之舉也卓雖狂狡猶不敢廢主自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是以斯須遊魂尋已

斃滅今四方之人皆便戰鬪各據方州地廣兵強乃欲爲卓所不爲以逆臨之是取禍也且天下神器不

可虛干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原注·漢書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

上·後漢書·南頓君生光武于縣舍·有赤光照室中·皆因民之困瘁于桀紂之政毒苦于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

下非患于幼主尊明無受命之德一旦登卽尊位祇聚天下之兵爾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夫誰不欲義不

可也是以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可以爲監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

德天下咸歸心焉若除其偏輔而相之必成中興之業致周之盛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縱使幼主有他

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漢統而固劉宗比跡周霍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罔極

使君五世相承原注·安生京·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世·爲漢臺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忠守節扶國家之躓頓念

社稷之危阨以奉祖考之志報漢室之恩夫忽履道之節而強進取之欲者曲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

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謂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

誰能違我盍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爲難圖之事抗難保之勢以微羣敵之氣生衆人之心反忠爲逆

累世之公族一舉而喪之後雖有悔恐無及矣忠言逆耳幸留神聽術不納策遂絕之

袁術下

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僭號自稱仲家謹案·仲家與後漢書合·魏志作仲氏·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

祀天地。沛相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遊。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又有爲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爲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並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尙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于耳。骨肉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術欲以故兗州刺史金尙爲太尉。不許而逃。術追殺之。乃遣使者韓允以稱帝事告呂布。并爲其子聘布女。布執允送許。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即走渡淮。留張勳橋蕤于蘄。以拒操。操擊破之。斬蕤。勳退走。術兵弱將死。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爲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爾。寧以一人之命救百姓于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尙奇。而天性驕肆。尊己陵物。及竊僞號。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原注。九州春秋。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庭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殮殮。自下飢困。莫之簡卹。于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

奔其部曲陳簡。謹案。陳簡與後漢書合。陳志作陳簡。雷薄于灑山。復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爲。遂歸

帝號于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英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惟強者兼之。

爾。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以強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

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昭烈

傲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糧儲。祇有麥屑三十斛。盛暑求蜜漿。不獲。坐簣

牀良久。乃大咤曰。袁術乃至是乎。頓伏牀下。嘔血斗餘死。術從弟允。畏曹操。不敢入壽春。奉術柩及妻子

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耀仕吳爲郎中。原注。陳志董卓袁紹袁術。劉表共一傳。評曰。董卓狼戾賊。

忍。暴虐不仁。自書契以來。始未之有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

。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于後

嗣顯。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于羽遠矣。裴松之曰。榮紂無道。秦

莽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後衆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

忍之性。實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爲當。但評既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于辭爲重。袁術無毫芒之功。繡芥

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神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

其大惡。未足見。議曰。袁氏奕世公鼎。高風義軌。冠冕海內。紹資望夙著。一旦提劍而起。汎除闔豎。肅清宮闈。心不義卓。投

袂而起。則有英雄之志矣。于是山東討賊。推爲盟主。河朔服義。讓以方州。卒連幽并。青冀橫制天下之半。材勇效命。智謀貢策。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則桓文之舉也。乃猜忌自用。潛懷不軌。稽失事機。爲操所先。

忿兵犯順。折衄以死。幼長倒置。禍起骨肉。家聲委地。咸其自取也。術特冢中枯骨。敢奸大分。罪浮于紹矣。
沮授田豐計畫不用而不能去。卒蹈其難。其猶在亞父之後乎。原注。史記。項羽疑范增。稱奪其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
未遂彭城。直發曾死。審配慷慨壯烈。死于袁氏。豈君子之澤猶未斬也。劉表譬解譚尙。深明嫡庶長幼之分。而身惑
于琮琦。可謂九江之龜。靈于人而不靈于己者也。原注。書。九江納錫大龜。莊子。仲尼曰。神龜能見夢于元
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贊曰。二昆挺挺。志清王路。夔勇奮禍。闕覬僭據。得雉失盧。夫豈操敵。隕身赤宗。諸子狼藉。豐授智計。豈劣
攸詡。事非其人。詒誚千古。